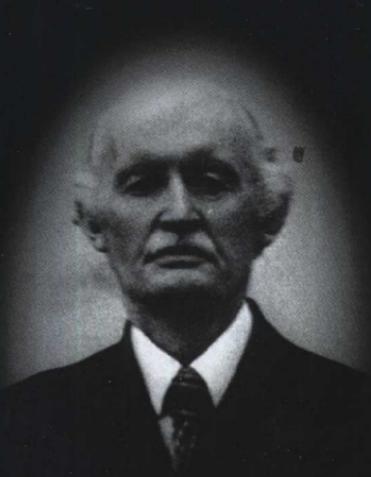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人民美术出版社



Edvard Munch

蒙克与《呐喊》

段守虹著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蒙克与《呐喊》

段守虹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克与《呐喊》 / 段守虹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6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ISBN 7-102-02562-9

I . 蒙… II . 段… III . ①蒙克, E. (1863 ~ 1944)
- 艺术评论②油画 - 鉴赏 - 挪威 - 现代 IV.J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529 号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蒙克与《呐喊》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制 版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2 年 6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2 $\frac{3}{4}$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 目录 ■

· 引子	1
· 历经磨难的青少年时代	3
“我已决定成为一名画家”	6
奔赴艺术之都求学	12
关于蒙克的两段艺术风波	18
在德国柏林的艺术生活	21
回到故乡	28
重返巴黎	33
著名的手枪走火事件	39
艺术家——磨难与举世闻名	46
恋人·画家·女模特儿们	52
一位满载荣誉的苦难画家谢世了	57
· 蒙克年表	63

引子

有一位欧洲现代派艺术家，于1892年1月22日在法国尼斯逗留期间，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我和两个朋友还在散步，太阳快要下山了，天空突然间变得血一样红，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悲伤忧郁的气息，我止住了脚步，轻轻地倚在栅栏边，极度的疲倦已使我快要窒息了。火焰般的云彩像血，又像一把把利剑笼罩着蓝黑色的挪威海湾和城镇。我的朋友，他继续独自地走着，我却呆呆的站在那儿，焦虑得不停地发抖，我感到四周似乎被一声巨大而又不断的尖叫声震得摇摇晃晃。”

这个首先在文字中出现的梦幻场面，在一年之后的1893年被表现在了画面上，这就是挪威奥斯陆国立美术馆中收藏的现代主义的杰作《呐喊》。整个天空抖动着橙红、大红，裹夹着丝丝缕缕的蓝色，地平线的以下是一个海湾，映着天空的色彩，远处的丘陵也用激情的笔触绘画，一座桥，或者说是一座码头，从远处以极强的透视角度伸展过来，画中最前面站立的人物形象就是画家自己。在激动笔触的描绘下，这个形象即像一个骷髅又像一个飘忽的幽灵，但是他又发出狂喊的啸声。但是在人们对这幅奇异绘画的感受里，与其说是这个画中人物扭动着身子在呼喊，不如说是他自己被纵横在大自然中的呐喊笼罩着。他无法忍受这样巨大而可怕的音

响，极力掩住耳朵，然而这一切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已经使画面色彩震荡的呐喊声，早已把这个单薄的人物穿透。这震撼了世界的声音与色彩的激流，冲破画面的脆弱束缚，扑向了全世界，一百年来，他激荡着每一个观赏者的神经。蒙克说：“艺术是对人生实体的冲击。同实体一样的艺术品，也一定能发挥无穷尽的生命力。”这也许就是这位艺术家终生勤奋工作信念的概括吧。

如果我们是一个细心的观者，在画面犹如血流的天空上方，还会发现画家一行潦草的小字“只有疯人才画的出”，这也许是挪威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蒙克，对自己颇具反叛精神的艺术实践的一个自嘲。有这样奇异艺术才华的人物，他的身世和经历又是怎样的？这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是否他也有一个非凡响的人生经历呢？是这样的，他在1863年12月12日诞生，从这一日到他五岁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绝对不曾想到过自己的整个人生将充满着痛苦和磨难，同时也正是这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才锤炼了他日后饱经沧桑的众多艺术杰作。

蒙克的艺术表现，反映了当时欧洲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可以把他的绘画看作一首描写“生命、爱和死”的伟大诗歌，一首充满浪漫激情的抒情诗。鲁迅的一段话可以拿来恰当地形容蒙克的艺术表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90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的惟一的表现者。”

历经磨难的青少年时代

画家蒙克的父亲克里斯蒂安·蒙克是一位具有陆军上尉军衔的军医，在他44岁时与比他小22岁的劳拉·凯瑟琳·边斯坦德结婚，他们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名叫约翰·索菲娅，第二年生的是个儿子，就是我们这本小书的主角，未来的大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生于挪威南部海德马克郡洛登城的安格霍牧场，距当时北面的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奥斯陆的旧址）约有60里路程。幼年的姐弟俩关系相处的十分融洽，这个家庭有一段十分短暂轻松幸福的时光。

1864年爱德华的一家迁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他的父亲在亚克舒斯城堡当外科军医。在这段年月里，这个家庭先后又有三个孩子降生，他们是：1865年出生的彼得·安德烈斯、1867年出生的劳拉·凯特林、1868年出生的英格·玛丽。因为孩子们的母亲在结婚以前就患有当时世界流行的疾病——肺结核，她感到身体在不断的衰弱下去，可能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了，于是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封十分感伤的遗书，不久她就去世了。这一年爱德华已经5岁，蒙克在多年以后记下了母亲在弥留之际的情景：

在那张大双人床的一端，他们在两把小童椅上紧紧偎依着，一个高高的女人靠在他们旁边的窗户边，背对着窗户，现出一个大而略暗的轮廓。她说她将离开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他们了，并问他俩会不会感到伤心——还让他俩向她发誓：必须虔诚地对待耶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以后才能与她在天堂相遇……他俩虽然不完全明白，

但却是极度的悲伤，两个都不停地抽泣着，而后便是嚎啕大哭……

在蒙克幼小的心灵上，母亲的死亡，是对他精神的一次挫伤。但是这个家庭得到了母亲的妹妹—卡琳·玛丽·卡斯坦德姨妈的很好照顾，她终身未嫁，她的责任感实际上使她充当了这个家庭的主妇。她对待孩子们像亲生的一样，但是蒙克依然在想念母亲，他是一个神经很敏感的孩子。不久他开始用笔画画了，我们仍可以从他后来的日记中体会到当时的场景：

我还记得七岁那年，我斜躺在地上，凭着自己的记忆顺序，用一块煤渣画着一个盲人……

卡琳姨妈也叙述了类似的情景，他看见一队盲人从街上走过以后，就设法描绘他们各种不同的行为变化，蒙克的父亲也鼓励孩子们在艺术天赋方面的发挥。每到夜晚，房间里点起灯，全家人就聚会到一起，父亲会凭着自己多年的游历和广泛的情趣，给孩子们讲述历史、传奇，教他们文学常识，蒙克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每到这样的时候，几乎是听呆了。据蒙克博物馆馆长阿恩·爱格尤姆讲：“这一时期，蒙克已形成了强烈的而又带有些病态的情感，有时竟产生一种悔恨、绝望甚至疯狂的心理。”

蒙克童年和少年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从对绘画形体的把握上来看，都具有表现鲜明和刻画准确的特点。他的姐姐索菲娅也具有绘画的天资，尤其是她的一些水彩风景，透露着特有的情绪的感染力。姐弟俩颇为相投的共同志趣，更加使她们之间的情意融洽。而在爱德华·蒙克14岁的时候，他的人生体验中，又遭遇了一次痛苦的经历，这就是他姐姐索

菲娅因为遗传的肺结核病而死亡，他用文字记下了这样的情感经历，只是名字被他替换了：

那是黄昏的时候了——玛咖躺在床上，脸色微红，正发着烧，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不安的扫视着房间，她的神经已经错乱了。她似乎在说：“漂亮而温和的卡拉门，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拿开，它太令我痛苦了，你会答应吗”？玛咖乞求地望着他。“会的，我相信你会答应的，你看见那个头了吗——那是死神……”她的眼睛已经烧红了，那个死神就要来临——这是那样的确定无疑——又是那样的不可理解。

姐姐的死虽然使他的心里又蒙上一层痛苦的阴影，但是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艺术中，不久就显示出了他的独到之处。十几岁的时候，蒙克就经常观看艺术展览和大量画集，后来他还到过布鲁奎斯特的展览室，绘画已经是他的生活中的主要乐趣，蒙克不仅在家里画，而且画他家周围的田野风光、村庄和农舍。从1877年夏季起所创作的画作，表现出的是一种明朗的、带有古典气质的风格。而到了一年后这种情况就起了变化，挪威具有现代意味的画家的创作风格，开始对他产生了影响，像鲁德威格·蒙斯、富礼兹·柴路、爱德华·狄雷克斯。到了1879年时，蒙克的水彩画创作，已经具有了自己的明确风格与力度，这与其严谨的创作态度直接有关，对一个主题他要反复研究，画很多草图进行斟酌，这种工作风格伴随了他的一生。



蒙克一家（后排右侧为蒙克，左侧为他的姐姐索菲娅）1868年

“我已决定成为一名画家”

1879年的秋天，蒙克通过了技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也是因为他的大量建筑绘画被校方重视的缘故，蒙克被录取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大学生活中，蒙克最喜欢关于当前时代有关问题的讨论，这些都为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激情。但是由于蒙克患有疾病的缘故，他在时断时续的完成学业。

伟大的挪威油画家爱德华·蒙克到底是在哪一天抹下了第一笔油色，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早年的日记中看到他在1880年的5月准备好纸和笔，要画油画了；现在博物馆中收藏的一幅题为《古老的亚克教堂》，画于1880年5月25日，是保留到如今最早的他的油画作品。那时这个年轻的画家常常独自一个人沿着亚克河漫步到玛里达峡谷，一边走一边画着速写。有时他也偕同比自己年长三

岁的朋友亨尼·卡罗曼尼一起画画。蒙克在这一年的6月14日又画了一幅《奥维福斯牧场》的油画，这是离画家的住处不远的一片居住区，那里的景物充满了浓郁的乡村气息。到了秋天，蒙克的风景画基本上体现出一种悲凉孤独的景象，这时候的画家，也许是被深秋的气氛所感染了吧。

到了1880年11月8日，蒙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我又从技术大学退出来了，实际上我已决定成为一名画家。”然后他又就读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绘画艺术学校——奥斯陆国立工艺学校。蒙克在这个时期，绘画技艺得到了不断的完善。我们从蒙克画的第一张肖像画——他的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就可以感受到画家当时的艺术水平。这是一幅绘画表现简约而纯粹的艺术品，没有任何的琐碎的虚饰，从主题的开掘和构图的安排来看，他无疑受到了挪威近代著名的自然主义画家克里斯蒂安·克鲁格的影响。这幅画构图的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是画家在画中安排了一个大的桌面，看来使画面中的人物紧紧的卡在沙发与桌子之间，给人的印象是人物深入到画面之中，蒙克的这个创作原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幅画中，而在他以后的绘画创作里，他曾无数次的运用了这样的创作方法。

爱德华·蒙克在绘画艺术学校学习时期，是在雕刻家朱利亚·门德森的指导下学习，在这位非常注意严谨和准确古典美学思想老师的教导下，他画了第一张自画像，此画大概作于1882年冬天，这幅作品可以被看做是他艺术进步的一个标志。画中形象的表现也体现了蒙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信气质，也体现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

也是在1880年，法国的大作家爱弥尔·左拉在自己所写的一本《实验小说》的著作中，对他所持的自然主义的艺术观，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通过个人气质观察到的自然的一

角”。蒙克的绘画创作在这个时期，同样在运用着这个主张。他的《病孩》这幅画，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可以体会到画家是通过对他姐姐索菲娅重病时期的痛楚回忆为基础，刻画了一个垂危女孩的影像。在这个充满伤感的场面上，也潜藏着对母亲病死的记忆，也包含着他自己因为害病而联想到死亡的恐惧体验，画面里母亲的形象，可能是精神的被摧垮，双手掩在绝望的脸上，就要精疲力尽的倒在地了，床上的病孩似乎在虚化，就要蒸发掉了。房间外的光线，也顽强地停留在桌子上的一杯水中，但是也在渐渐地退去，屋中的活气就要在黯淡的光线中变得冰冷。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不同于流行艺术风尚的心得：

我一贯认为，这些自然主义画家里没有一个画家在体验他们作品主题的时候，达到我所画的《病孩》这类痛苦主题的程度，这不仅仅是我自己坐在那里——而且有我最亲爱的人。

在表现自我内心的痛苦方面，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蒙克在《病孩》一画中，有这样形式的艺术处理，他将油画颜料调稀，然后倒在画布上，让它们随意流动，造成一种纵横的条纹状效果，不但体现了作者心灵的震颤，而且也犹如忧伤的泪水一样。蒙克的这幅画 意在超出流行的自然主义的表达形式，他要努力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十分自我的情感，与他的老师兼朋友克鲁格的自然主义绘画形式是不同的。这位画家曾画过一幅名为《生病的少女》的画作，造型精准，笔法细腻、圆润，处理的同摄影照片类似。

而蒙克绘画所切入的角度，是要表现他对病和死的主观感受。为了真切地表现这一生活的场面，蒙克跟随父亲一起出诊去探视病人，从旁仔细地观察病人的神态。最后他确定

父亲的一个病人，12岁的小女孩贝丝符合他构思中的人物，在得到孩子的父母同意之后，他用这个形象做了病孩的模特儿。画中的母亲是依据蒙克的一位婶母画成的。这幅画里着意刻画的是悲剧性的气氛：小女孩无力地靠在枕头上，苍白的面孔、失神的目光显示出的是受疾病折磨的痛苦；而她的脸上那种未脱的稚气，更使人感到死亡对孩子来说，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公平。蒙克在谈到这幅画时，这样说过：“这是一个枕头和病床的时代，一个需要得到安慰的时代。”

年轻的画家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画成这幅作品，足见他对自己这次创作过程的认真程度。他认为这幅作品的创作经历，为他以后一系列重要作品的创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886年《病孩》被冠以《习作》的名称参加了秋季画展的展出，这幅作品给人们的感受是强烈的，但也有一些人很不理解，遭到保守评论家们的指责。蒙克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他自己的初步尝试满怀着憧憬：

我不得不去寻找一种表达我内心感情的方式——在结识了汉斯·亚格后就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对印象主义的第一个突破口是在《病孩》一画中——我在寻找这种表达方式。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蒙克加入了克里斯蒂安尼亚激进的“波希米亚人”集团，这个团体中的成员以热衷于文学艺术的探索和放浪的生活方式著名，他与克里斯蒂安·克鲁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的艺术似乎被汉斯·亚格的影响更大一些。在以后者为中心的“波希米亚人”的艺术家们，希望蒙克能真实地写出自己的生活状况，因为汉斯·亚格同样持有苏雷·齐克果这位挪威知识界泰斗的观念，认为真诚和真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蒙克创作了《病孩》一画后，他一直在试图寻求艺术表达的新因素，但是往往被舆论界与艺术圈中的人们忽视和不理解，鉴于这样的情况，就在1889年的4—5月间，于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学生会搞了一次有63幅油画和大量素描的个人画展，当时发行的《社会民主报》上有这样一则启事，摘要如下：“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成员以及工会的成员凭‘10Φre’（挪威的一种货币单位）票价，从今天起都可以去参观蒙克在学生会的一间小画室中的展览，每天九点整开展，星期天全天开放。”这个年轻而有争议画家的个人画展，为了得到人们的注目和评论，展现出了自己的所有作品，这个举动达到了他的目的，引起了震惊的目光。挪威的《阿夫登波斯登》报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说：画家“很有胆识，但是也缺乏自我批评”。一家名为《德格布莱特》的报纸也发表署名文章说，“蒙克要寻找一个在现代绘画上有才能，而且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兴趣的杰出的老师来帮助他”，并建议政府把国家两年一度的奖学金授予这位年轻人。这时蒙克也积极地努力，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这一奖学金，使他能在这一年的秋天动身前往巴黎，这是他艺术历程的一个新的开始。

蒙克在前往巴黎之前的艺术活动中，用文字和绘画的形式，编写了一本带插图的札记。它的形成是来自于1886年开始的简短随笔，极有可能是受了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波希米亚人”团体的影响，其中有他个人的自传性质的文字，这本笔记中有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初恋的情景和那些生性放荡的艺术家们的交往，其最初艺术思想的根源也包含在里面，成为他后来创作《生命》组画的系列的基本主题。笔记中蒙克以一种激进的情绪批评了“艺术就是技术”的艺术观点，这一点他同克里斯蒂安·克鲁格的观点是相背离的。因为他的艺术信念，是来自于他对体验的态度，与观察反映事物的标

准有着极端的主观性。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

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事情，一个人在早晨和在晚上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个人的看法与他的情绪有关。打一个比方，一个人早上从黑暗的卧室里走进客厅，会看到一切都是那么明亮，甚至连黑暗的地方也很明亮，过了一会儿，他就会适应光线，那些比较暗的部分就会变得更加灰暗，假如这种气氛被画出来……

这样的艺术表达效果，对于画家蒙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对自己的主观体验进行深入的发掘，于是他说：

仅仅是坐在那里，凝视周围的一切，然后再画出“他所看见的”，是不行的，他需要在某个主题打动他时，画出他所看到的真实面目，这幅画才有灵魂。一个人在饮酒时，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画面在他眼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显得十分混乱。而在这种时候观察到的事物形态常常是错误的……

蒙克在他这里的文字叙述中，一直在试图辨清主观的情感体验，与一幅他理想中的绘画精神之间的某些关联。他再一次作出假设和推断：

假如一个人看到的东西是双层的，他就会按他所观察到的这样去画；比如他观察到了两个鼻子，就会画上两个；比如他观察到一个扭曲变形的玻璃杯，他就会照样把它画成变形的。一把椅子也许会像一个人一样有趣，但是椅子是要由人来观察的，当它引起作者的兴趣时，同时也引起了旁人的兴趣，因此，并不是椅子本身被画出来，而是作者在观察完椅子后，产生的情感表达。

这段对艺术表现的论述，就是绘画主题在开始阶段给艺术家的灵感启发，这种主观感受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蒙克进一步把这种艺术创作的过程，从理论上推到一种主观的表现主义的境地。



生病的少女
油画
118.5cm × 119.5cm
1885年-1886年

奔赴艺术之都求学

1889年初，蒙克用获得的国家奖学金，赴巴黎求学来了，在里恩·波奈特的画室里学习。但是蒙克表现的并不是很热心，从他写的记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情形：“早上我在画室里工作着——伸伸懒腰后，就用铅笔给站在画室中间的裸体模特儿测量比例——头和身子的比例是多少，胸围有多宽，腿有多长，这些工作使我疲倦而厌烦——有时甚至累得

感觉麻木。”蒙克在这里学习，因为不能与他对艺术的见解相和，产生了抵触情绪。但是在画室之外的艺术之都巴黎，蒙克还是得到很多学习的机会，他参观了在巴黎举办的世界画展，这个展览荟萃了当时还在世的许多现代艺术的先驱，如修拉、西涅克、凡·高、劳特累克等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蒙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衷于探讨研究光线在各种条件下，变幻出不同情调的极为敏感的艺术家。

这时在魅力无穷的艺术之都爆发了霍乱，为了逃避在首都流行的瘟疫，蒙克搬到了巴黎城郊塞纳河畔的小镇圣·卢克，在这里他的感觉中多了一份孤独。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接到了故乡传来的一个噩耗，父亲去世了。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看见父亲的遗像就像看见他本人一样——四个月前，也是最后一次他在码头同我告别——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一点儿羞涩的情感——不用说，分离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伤心——但我们在克制着分离的巨大痛苦，都不愿意表露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父亲为了我的一生不知操了多少心——可我却没能很好地赡养他。

蒙克在1890年以他的一个诗人朋友为模特儿，创作了《圣·卢克之夜》这件流露着他丧父之后忧郁情绪的作品，父亲的去世对身在异国他乡的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克在画面上已不满足于单纯的追求光色效果变化的画法，开始有意识地把精神方面的内容糅到他创作的主题当中。

《圣·卢克之夜》是一幅灰蓝色调的油画，画面上一个带着圆筒帽的瘦削人影靠在夜晚的窗边，窗外是河岸边闪烁着的灯光，好像是表明心里的一种向往。屋内是笼罩在一种忧